第五章　膏油與福杯

(62 至 86 歲；2001~2025 年；靈命豐收期)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詩二十三 5)

一、敵前擺設筵席

SMC(英文名 JS)橫行霸道

南舊金山教會的分裂，其實同工 SMC 也要負很大的一部分責任。他原是菲律賓華僑，很有語言的天分，會講流利的英語、德語、菲律賓達加洛語、閩南語、華語。娶了李氏親家香港郭醫生的女兒，所以算來還是李氏的遠親。在美國的時候，為李氏在柏克萊、波士頓等地爭戰，特別是在法律訴訟案件，立下汗馬功勞，原屬「衛李召會」中數一數二能言善道的領袖人才，但在「叩門運動」中因為不會討好李氏次子李蒙澤，而被貶出「衛李召會」的權力核心，調到歐洲德國，但尚可稱「地方諸侯」，在偏遠的歐洲稱霸一時。我曾兩次到德國斯圖加參加過他的特會，也備受他的上賓款待，被他的頭號助手和他的兒女親家接待。由於他的唯我獨尊作風，觸犯了德國人的傲慢性格，最終被逐出歐洲，回到南舊金山教會蟄居。

在南舊金山時期，他照舊我行我素，不把同工長老和聖徒看在眼裡。特別是針對從香港移民來美的聖徒們，故意以「教會地方立場」挑撥。有一次在舊金山的同工年會中，藉講台諷刺放棄「教會地方立場」的同伴，害我幾乎替他擔過。那次在休息時間，當我偕同我妻子在灣邊散步時，對面迎來封志理和王智仁兩位，封弟兄用很氣憤的語調對我說：「他再講，我就要給他好看！」以上乃是造成南舊金山教會分裂的主要因素，吳成灰同工(SMC 幼年時曾經在兒童班受他帶領)因為老實，成了香港分裂出去之人的攻擊對象。

其實，SMC 並未把吳成灰同工和其他長老們看在眼裡，他平時不參加周二晚上的禱告聚會和負責弟兄的協調會，當長老們在主日上午當眾宣佈教會的行事預定時，SMC 便上台將長老們的報告一筆勾消，甚至同工年會中的報告也被他完全抹殺。有一次他突然心血來潮，參加了周二晚上的禱告聚會和負責弟兄的協調會，大家正喜歡得不能自制時，他問明原因竟惱羞成怒，一面離席一面宣稱下主日他不再講道，等到主日聚會別人被迫正要上台講道時，他竟當眾告訴年輕人，不要聽老人的道，你們年輕人自己上去講。以上乃是南舊金山教會的長老流著眼淚告訴我的。

調虎離山，自己反受其害

我為了調虎離山，鼓勵 SMC 搬到芳泉谷教會來，因為這裡有他的兩個女兒，我想我能夠容忍

他，而他也真的聽了我的勸導，夫婦兩人搬下來了。想不到我這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給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後來不得不悄然離開芳泉谷教會。

SMC 在芳泉谷教會的行徑，可以舉幾個實例：(1)經常在主日上午的聚會姍姍來遲，且不管眾人正在聚會進行中，他一到就將聚會的方向帶轉離。(2)有時他沒有來參加主日聚會，理由非常牽強，例如他女兒家的水管壞了漏水，必須由他修理。其實可以暫先關閉水管總開關，等聚完會才修理。(3)強迫青年聚會「呼喊主名，禱讀主話」(這是李氏所倡導的)，周復一周，我的大兒子覺得無聊，便不參加周六晚上的青年聚會，SMC 就在聚會中攻擊他，迫使他退出教會。

SMC 無論在南舊金山教會或在芳泉谷教會，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當南舊金山教會在特會中，將別人所寫的書陳列出來要免費分送時，就立刻叫人把書收拾起來。而他自己則經常吹捧他所寫的小冊子，在德國如何感動新蒙恩的人閱讀後自動要求受浸。他多次特意強調，他從來不讀別人的書，而僅讀聖經。我想，這是不誠實的話。至少他在前些年曾讀過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書，晚近這些年則改讀網絡上的電子書。他這種排斥別人所寫的書的態度，根本上與聚會聽別人(或他自己)講道的精神背道而馳，因為「筆述」與「口述」雖然形式不同，基本上都是經過人對聖經的消化後，述說出來與眾人分享。

有一次，從西班牙來了一家擁護他的聖徒。我向 SMC 提議要請他們一家人吃早餐，由蘇氏選定地點和時間，他也選了 cocos 西式餐廳和早上八點半，結果西班牙來的賓客和我們夫婦從八點半一直等到九點半，才見他們夫婦兩個人姍姍來遲，也沒有道歉，僅說來遲的理由是要等小外孫女起床，上學以前跟她說聲再見才來。這個理由實在說不過去，可見他不把別人放在眼裡。

預言主再來的日期，失敗收場

最近一次，SMC 突然心血來潮，預測主再來的日期，並且用跑碼表放在網站上，一秒一秒地接近 2025 年五月他所預測「大災難」來臨的日期，就是他從以色列與三個阿拉伯小國簽訂和約之日算起，和平相處三年半以後，那個敵基督將會廢棄和約，帶進三年半的大災難，然後基督顯現在空中，結束這個世代。結果他的預測以失敗告終，他也僅淡淡地回答詢問的人說：「預測失準，錯了。」主的話是說，「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太二十四 36)。SMC 用跑碼表分秒不差地預測時辰，真是膽大包天，他的狂妄性格，在此充分暴露。可惜仍有聖徒，特別是具有「實事求是」性格的德國年輕人，竟仍在盲目跟隨他，在此僅能歸咎於撒但的迷惑，無可理喻。

SMC 的強勢作風，使我的女婿和大女兒、大兒子和媳婦先後退出芳泉谷教會，因此我和我的妻子也隨後退出，轉往爾灣華人基督徒聯合教會，主要以爾灣加州大學學生們為事工對象。其間，我也經常跑國內和東南亞各國，到處服事聖徒。至於我的二兒子和媳婦，從始至終並未加入芳泉谷教會，當時他們是在羅斯密教會服事年輕人。

JGM 對我虛與委蛇

關於 JGM，他在泰國和新加坡眾教會服事時，他的兒子和女兒曾分別與印尼雅加達的銀行家兼同工李文濤的女兒和兒子訂婚，李文濤就在新加坡牙籠海邊購置了一棟別墅(當地人稱為吃風樓)讓 JGM 夫婦和小女兒住在那棟別墅裡面。後來不知道甚麼原因，JGM 的兩個兒女和李文濤的兩個兒女都解除婚約，改與台灣另一個富豪洪勤誠的兩個兒女結親。

JGM 所到之處，不停地引起風坡。曲郇民弟兄曾親口告訴我的一位兄長說，「JGM 是一個非常難纏的人物。」在澳洲墨爾本，吳光伍弟兄則親口告訴我，「JGM 所到之處，都給當地教會帶來政治問題(暗指引起當地教會的風波)。」

2001 年之後，有一次我在新加坡遇見 JGM 老弟兄，特地請他到烏節路的飯館吃飯，席上，我請他以年長(senior)同工的身分，就近在北加州協調 SMC 和吳成灰兩位同工的問題。JGM 竟然跟我虛與尾蛇，好像他全然不知道那些問題似的，對我說，「請吳成灰弟兄親自跟我聯絡，把問題告訴我。」我回美後打電話給吳成灰弟兄，從他得到的實情是，他早已多次向 JGM 弟兄抱怨過。JGM 不僅向我裝作不知情，甚至在兩天後要飛回美國，新加坡教會的年輕長老陳其有弟兄送他到機場時，JGM 居然跟陳其有警告，叫他對我黃某人要小心。陳其有弟兄馬上去問程瑞甫老弟兄，程老弟兄將此事告訴我，說他叫陳其有弟兄所當注意的是 JGM 而不是黃迦勒。

此事之後，JGM 在泰國趁著羅應勤老弟兄被主接去，到泰國各地教會以使徒的身分到處設立長老，企圖將泰國各地教會劃歸他的勢力範圍。他對人聲稱，「SMC 有歐洲做他的地盤，我有東南亞是我的地盤，我不跟他合作，還要跟誰合作呢？」結果，SMC 的女兒和女婿在 JGM 自家根據地北加州庫柏蒂諾教會直接跟他鬧翻，兩個人的合作之夢化為幻影。

JGM 命令停止年輕人的英語聚會

我的小弟在北加州庫柏蒂諾教會服事，很受弟兄姊妹們的歡迎。他為人正直、勤勞，真可謂任勞任怨。有一位年輕人的外祖母彭老師母，就曾打電話給我，盛讚我的小弟。從南加州聖塔安那教會退休後，回去北加州養老的徐強生老弟兄，他是倪柝聲弟兄的遠房親戚後輩，也對我小弟賞識有加。

有一年我們夫婦到北加州庫柏蒂諾教會參加吳成灰弟兄大兒子的婚禮，週六一整天都與 JGM 弟兄在一起。次日主日上午聚會前十五分鐘，JGM 弟兄突然打電話給我，說要把當天的講台讓給我，並且說他們教會決定開始查讀「腓立比書」。我小弟的大兒子約瑟，當場聽說這事，伸舌連呼 So soon(這麼快)，意思是僅給十五分鐘的準備時間，就要上台講一個鐘頭的道。我欣然接受挑戰，並且順利完成任務。

上述 JGM 命令我小弟退出服事也引起庫柏蒂諾教會的分裂，人數從三百多人減少到不足一百人。有很多弟兄姊妹要求我小弟另外分開聚會，也有很多人乾脆退出或甚至回到「衛李召會」。現在庫柏蒂諾教會由 JGM 弟兄的獨子和外孫把持，外孫甚至僅能用英語講道。而 JGM 的兩個親孫女兒都嫁給外邦人，情況可悲。

羅斯密教會事件

其實我對羅斯密教會事件不僅是風聞，且因為受害人的父母跟我情同手足，所以我特別有「頭手」的感受。當年發生被人企圖污辱之時，我就聽見他們親口告訴我情節，只是大家對此醜事不願聲張，對方也暫被調離羅斯密教會，在附近 CE 市隱居數年，等到風聲稍息之後，再度回到羅斯密教會，若無其事地大聲唱詩、禱告，引起新近從北加州調來在羅斯密教會服事的 YTS 弟兄的注意，認為他(ZYY 英文名 DC)是一位難得的人才，意欲推薦他帶領青年人。與此同時，ZYY 老毛病復發，不顧自己已經娶妻生子，竟想誘拐一個有夫之婦的姊妹私奔，被他的好友攔阻下來。而多年前受害人的父母，認為 ZYY 實在不適宜擔任青年人的領導，因此出面阻止此項推薦，但 ZYY 則矢口否認

指控。

ZYY 的老父乃羅斯密教會的長老之一，ZYY 的堂嫂曾向人親口承認其父親在台灣時也犯過相同的毛病，父子兩代異地同病相傳。問題出在羅斯密教會另一長老 WZR 的兒子也犯了嚴重的過錯，WZR 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同工，不知何故竟演出一幕兩位長老彼此為對方的兒子遮羞，硬著頭皮互相掩護，而其他的長老同工們也異口同聲主張不許別人多管閒事，然而教會中絕大多數聖徒堅決不容許將此類過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於是長老們請來了威敏斯特教會的約翰英格斯和朱永乾，前者引用李常受所用過的名言：「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約八 7)；後者則在講台上捶桌聲淚俱下。

眾聖徒與掌權者對簿公堂，結果由於羅斯密教會購建之時便向政府登記為「無會員制非牟利宗教團體」，故此，掌權者一方被判獲勝。大多數聖徒黯然退出教會，人數由約四百多位趨降至不足一百位。事件的發展，實在令人唏噓。

被排除在 WCCC 交通之外

我先後參加了多次 WCCC 美國西海岸華人基督徒年度特會，包括在西雅圖、舊金山、聖塔巴巴拉、長灘、拜歐拉大學。當初帶領特會的有著名的江守道、陳希曾、藍培德(猶太人)、王國顯等位同工。這些人先後被主接去之後，有一年，我在 WCCC 年會的分組研討會中，只不過簡單推介我的網站文字事工，便被當場制止，知道我不被接納。

在上海接觸過朱韜樞

朱韜樞原是「衛李召會」中的一員幹將，曾經在台北培訓過數百名年輕的接班人。當時，他嘲諷台灣的青年人以留學美國鍍金為追求的目標，但想不到過後不久，他自己也來美國，並且以克利夫蘭為總部，在美國中西部和加拿大多倫多一帶地方稱霸一方。李氏死後，被「衛李召會」的三十一名同工聯名開除他，說他有野心，企圖取代李氏而成為「衛李召會」的霸主。當時，我曾寫了一封私函給他，勸他放開李氏，不要再搖著李氏的旗幟，單以基督為首，如此則海闊天空，大有可為。但他並沒有給我覆函。

在這之前，我從未與朱韜樞弟兄有過接觸往來，我為了訪問小弟所帶領得救的蔣宏隆弟兄，曾參加朱弟兄在上海所召集的特會，後來也曾在台北參加過兩次林峰名弟兄為朱弟兄所召開的特會。我的感覺是朱弟兄並不尊重遠道專程前來與會的弟兄姊妹們，每堂聚會的前段約半小時以上，儘是在台上閒話聊天，等到時間過去了，才匆匆唸一下他所預備的綱目材料，就算是應付過去了。他這種態度，非常要不得。我跟他當時的左右手葉弟兄反應過，所得的理由是為了收集情況消息。閒談是為情報，這樣的理由，相當牽強。朱弟兄可能有意接辦我的查經網站，我卻把網站交給了蔣宏隆弟兄，而蔣弟兄又因向弟兄姊妹推介華理克所寫的「直奔標竿」一書而被朱弟兄革除。這樣一來，朱弟兄算是與我也切斷了關係。

四面楚歌聲中與主更親近

感謝主所安排的境遇，按照外面的人來看，這時期的我，好像使徒保羅所遭遇的，「榮耀、羞辱，惡名、美名；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

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六 8~10)。我的內心，從不把這些同工當作敵人。我唯一的敵人，乃是這些同工背後的撒但。所以我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反而能夠為他們禱告，也以他們為我的借鏡，求主保守我免受撒但的欺騙。在我的感覺裡，我似乎被提昇而超越過一切人事物，與主更親、更密，享受祂作我能力和滿足之源。這樣，在我從職業退休之後的這些年間，彷彿「在地若天」，天天過著「在我敵人面前，主為我擺設筵席」的生活，何等美好。

二、膏油塗抹引導

受邀在爾灣帶領長青聚會

我退出芳泉谷教會之際，正巧有一批聖徒退出在爾灣的迦南教會，其中有一位迦南教會的長老俞明，在查經網站上認識我，邀請我到他家帶領長青聚會，由此展開長達二十餘年的另一段寄人籬下的教會生活。雖然曾經被他們當眾宣佈，與俞成華弟兄的次子俞崇信、基督使者協會主任牧師李革舜、和我三人為教會的最高顧問，但實際上從未被諮詢過，乃是空置的名銜。

長青聚會後來轉移到教會所購置的「恩典之家」，參加聚會的老年人最多高達三十人，前後有五六位相繼過世，內中有幾位愛主的聖徒，例如俞明長老的岳母林老師母活到一百多歲，她在九十多歲時仍擔任迦南教會的成人主日學老師，她的眾兒女都很愛主，其中有兩位兒子、一位媳婦當過牧師，堪稱眾聖徒的榜樣。長青聚會中尚有一位蒙恩沒有多少年的姊妹方慶貴，她在北京時曾和丈夫同為中央科學院的院士，不幸患了肺癌，但仍舊堅持聚會，最後離世之前盼望與我見面，可惜正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之際，我自己也被傳染上病毒，無法相見，非常遺憾。

從輪值到淡出主日講台

漸漸地，我的話語能力被眾人認可，與教會從外邊請來的三位鐘點牧師輪流在主日聚會站講台，每個月輪值一次，二十多年來上過兩百多次的講台。有的牧師僅邀請過幾次或一、兩年，後來教會聘請了一位常駐牧師，他每月講二至三次，我一次，另多出的一次則訓練本地的幾位中年信徒，使他們被成全，在話語上也能夠盡功用。教會也請我和駐會牧師組成話語事奉小組，負責安排各種話語的事奉，包括主日講台、成人主日學老師、查經聚會小組帶領人等。到了 2024 年年底，我自動退出主日講台的服事，2025 年全年僅站過一次主日講台。

在這多年的主日講台服事中，我學習從在紙張上手寫綱目，到改用筆記本電腦和蘋果平板；從複印綱目到投影綱目。隨著時代的進步，事奉的技能也逐漸改良。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之前，還曾利用兩年多的時間，給教會中的中年人上過一系列的「事奉成全訓練」，包括真理、靈命、性格、事奉等四大類，共三十九課，每課約耗時一個半鐘頭。與會的人都得著扎實的根基。

經常外出訪問各地教會

除了南加州托倫斯、聖塔安納、聖地牙哥、天普市、聖蓋博、羅蘭崗、卡爾弗市、聖塔摩尼加，和加拿大多倫多等地的教會曾邀請我去擔當客座講員之外，還曾多次到西雅圖、新澤西州瑪波羅、加拿大三角洲市等地的退修會主持專題講座。又到國內和東南亞各地巡迴訪問教會或受邀講

道。有一次在南加州 La Puente 的白人教會中，試著用英語講過道。在日本則多次用日語講道或交通話語。每次回台灣，總必受邀說話，最多是在台北市的永康街教會。

有一次，臨時受邀與台灣從前四大金剛之一史伯誠弟兄聯合主持在聖塔巴巴拉的特會，因為他的女婿(鄭天恩的兒子)因癌症末期，病情惡化，無法赴會，改請我代替他。每晚由史伯誠弟兄主講，每上午則由我主講，下午是由其他的同工們帶領 Work shop(研討會)。

憑信心簽下辦公室三年租約

我因為寫作需要讀許多屬靈的參考書，曾有一段年月，每月以五百美元的預算，買了許多屬靈書籍。歷經園林市、威敏斯特等會所，除了我自用之外，也暫存在會所的圖書室裡面，提供教會聖徒們借閱，但所有屬於我個人的書，均在前後的內頁蓋上所有權的印章，清楚表明那些書並非屬於教會的。我離開威敏斯特教會之時，良心無虧地把屬於我的書也帶走了，但想不到有人傳播謠言，說我黃某人竟將教會的書都帶走了。其實在購置會所之時，因歷來教會在安那翰、園林市的聚會都借用我自己所租的辦公室，所以威敏斯特教會的董事會也同意劃出教會辦公室的隔壁兩間，供我私人作為文字事工的辦公室和儲物室，並繼續將我的私人圖書放在教會的圖書室內供弟兄姊妹們借閱。我平日也看顧會所作為回報。曾有一次，鄰居拜火教信徒們的小孩調皮，扔了許多土石到我們會所的場地，我就過去跟他們的負責人辦理交涉。

離開威敏斯特教會之後，我所帶走的圖書，必須另找辦公室，為此我切切地向主禱告，求主容許我在住房附近找到一處合適的辦公室。禱告之間，彷彿眼前有一副景象，是約但河橫阻在我面前，不能通過，但看到河水突然乾涸，我便覺得主已經為我開路。於是我便出去尋找，很快就發現離住處僅數百公尺外有一棟醫療專用建築物正在招租，其中一個單位有四個房間，很適合供我寫作並存放書籍之用。我覺得心裡平安，便簽了三年的租約，租金每年一萬元美金。回家之後，求主來替我付租金。果然約一個禮拜之後，有一位老弟兄王方源從洛杉磯遠道來找我，說他身上有兩個癌症(大腸癌和攝護腺癌)，而他的妻子突然中風，不能自理，問我可否受託照顧他們並管理他們的財產。我回答說，從前當我是高中生時，你照顧過我的屬靈成長，如今你身體上有難處，我樂意回報你。

於是王老弟兄帶我去律師樓，辦理了「最後遺囑執行人」的公證手續之後，便交給我二十萬美元的現金，叫我存在銀行裡，所生的利息可以讓我拿去用作文字事工，本金則用來作為今後他們的生活和醫療上突發事故的特殊費用，至於正常的一般開銷，他們每個月都有退休金的收入，可以用來支付。我便將那筆二十萬美金存放三年的銀行定期存款，當時的年利率是百分之五，剛好每年有一萬元美金的利息可以用來支付辦公室的租金。主對我禱告的答應，既迅速且準確，剛剛好一塊錢也不多、一塊錢也不少。後來，就在我那一間辦公室裡，曾經為我老母親辦過一場生日家宴，全體兄弟姊妹和他們的子女共有三十多人，都聚集在一起，同心同樂，都覺得美好無比。我的小弟更提議，今後每年都要舉行一次，可惜此後無法實現了。而那些屬靈書籍，後來我都免費分送給南舊金山、芳泉谷、爾灣等地的教會。

照顧王方源夫婦，直到他們先後去世

發現王老弟兄夫婦家住洛杉磯墨西哥裔幫派區內，非常危險。我便替他們在我住的小區內用他們的錢買了一個單位，好就近照顧他們。又用他們的錢請了王弟兄在國內所生的二女兒來照應兩

位老人的生活起居，每月付她工資。我在搬家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平日所吃的食物有很多罐頭，有些金屬罐已經生鏽，難怪王老弟兄會生大腸癌。這使我想起我們夫婦曾經被接待在台北楊劉秀華老姊妹的家，她是土地銀行董事長楊基銓的太太，他們夫婦算是很有錢的了，但平日吃的也都是幾年前別人送的貴重乾貨，每餐重複吃剩菜。平時存放在地下室裡，被大水浸泡過也不丟掉，曬乾後照常吃，最後他們夫婦兩人也都死於大腸癌。

王老弟兄在我和他二女兒的照顧下，又活了幾年才被主接去，其間，有時半夜突發緊急狀況，我都送他到急診室。我一直記得他老人家對我說的一句話：「我如今活著一天就算一天，要好好活在主面前。」他被主接去時，我特地請王智仁弟兄安排他的安息聚會，並請王智仁弟兄出面邀請約翰英格斯和朱永乾弟兄來參加王弟兄的葬禮並擔任主講人，卻被他們兩位拒絕了。王弟兄改邀請袁啟安主講，袁弟兄卻在葬禮中亂講話，東西南北胡扯，只講有關他自己的事。

王老弟兄過世後，王老師母大姊的女兒住在加州中部弗雷斯諾，希望把她接去自己的家照顧，我就將王老師母送到弗雷斯諾，並且每月付給她的外甥女照顧費用，直到王老師母也被主接去，又為她在弗雷斯諾買了墓地和棺材，也替她辦了葬禮。至於王老弟兄在南加州 Forest Lown 墓旁所預購的地，則送給王老弟兄的大女兒。王老師母生前所收集的各種紙幣和銀元，則送給她的外甥女。又按照王老弟兄所立的遺囑，我以「遺囑執行人」的身分，將律師公證的遺囑影印本給王老弟兄的三個女兒和她們的孩子們，就照遺囑的所定的數目分配給她們。

三、唯主是我福份

退休後的家庭收支狀況

我 62 歲提前退休，所以終我一生，僅能每月領國家給我的退休金百分之七十，而不能領全額。開始時，我們夫妻兩人合計每月約領美金二千四百元(我一千六百元，妻子領半額八百元)，各別扣除約兩百元的健康保險，實領總額約二千元，我們就靠這每月二千元的退休金，加上有些教會和聖徒給我的小額奉獻款，我們二十多年來就這樣過著退休生活。退休金給付逐年有小額的增加，幅度不高。

我從前的老闆沒有為我開設 401K 帳戶，我自己從所得的薪資中，每年存放四千美元的 IRA 帳戶。62 歲退休之後，我逐年在免繳稅金的範圍內取出來，拿到國內雇用了幾位大學畢業的主內姊妹們，替我打字和翻譯成英文，直到我的 IRA 用光為止，最後給每一位姊妹六個月的遣散費。當時(主後 2001~2005 年)大學畢業的薪資，我按照行情，每月給二千元人民幣，後來稍有增加，我想，我不至於對她們刻薄。她們替我把全部新約聖經的註解都翻成英文了，另外的姊妹則替我收錄了一些別人的聖經註解，分章放在「拾穗」欄中。這些成果也充實了查經網站的內容。為著我的文字事工，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的，「甘心樂意為你們... 費財費力」(林後十二 15)。但願主賜福給網站的讀者們。

滿足於「共管公寓(Condominium)」

本來我們打算住進老人公寓，但排隊等了兩年多，仍舊輪不到我們。還好我們賣了安那翰的房子，手頭有十來萬美元的現金，就在芳泉谷買了現在住的共管公寓(Condominium)，建地屬於共有，兩房一廳，面積僅約 750 平方英呎，當時購價是九萬五千元，至 2025 年時漲到四十來萬元。

感謝主，我妻子對於房間的格局相當滿意，兩臥房各有廁浴，必要時還可以接待客人。這些年來，前後接待了約十來次的客人。房子的地點非常便利，靠近 405 號高速公路的出入口(約一百公尺)，房子三百公尺的半徑之內，有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圖書館，一間大教堂(華人浸信會)，一間大賣場，一間大健身房，一間大醫院，一所小公園，兩間大旅館，三間大銀行，十多間各式餐廳。過了三百公尺，就是一個超大的公園，面積有一平方英哩，裡面有兩個高爾夫球場，各式運動場，兩個小湖，經常有各類候鳥前來停留。

此外，這裡常年風和日麗，四季如春，很少下雨，空氣乾燥，平均溫度攝氏二十來度，夏天偶而超過三十五度，但幾天後很快就回到二十幾度；冬天有時降到十度左右，很快就又回到二十幾度。我們已經有五年以上，夏天從未開空調，冬天也從未用暖氣。此地又靠近海邊，距離漢廷頓海灘約五英哩，到著名的新港海灘、拉古納海灘開車僅需二十來分鐘。總之，這裡真是一處適宜居住的好地方。

退而不休，殷勤筆耕

我雖然六十二歲就從世俗的工作上退休，但我事奉主的工作卻永不退休，直到我見主的那日。我每晨四時即起，五時半喚醒老伴，六時至七時一起守晨更，七時吃早飯，八時出去走半個鐘頭的路，回來開始坐在電腦前，直到晚上十時，除了吃午餐(通常我一天僅吃兩餐)、睡午覺、淋浴、禱告之外，就是寫書。每天八至十個鐘頭，一直殷勤不休，比上班領薪水的人還要多付出，因為我的老闆就是主自己，祂給我的薪水就是基督做我福分。

我的目標除了寫完六十六卷聖經的註解之外，還有對許多聖徒的關懷，花時間和心神、體力，分享神的愛。

訪問黎巴嫩、以色列、敘利亞、約但、菲律賓和澳洲

我作為一個講解聖經的人，得以和我姊妹參加陳希曾弟兄所辦的旅行團，親身訪問聖地和周邊各國，親眼看見參天的香柏樹，親口吃加利利海的彼得魚，親腳踏在第三聖殿的遺跡上，親身浸在死海的高鹽分水裡，親自體驗聖地風光，實乃一生難得的經歷。又遍歷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觀光勝地碧瑤、中部的奎松市、馬尼拉、南部的宿霧市、民答那峨島的達沃市和周邊山區。又在澳洲的雪梨受到孫務信老弟兄夫婦的盛情款待，陪同我們夫婦到海邊暢談一整天。

訪問日本、台灣、新加坡和泰國

2024 年三、四月之間，我們夫婦兩人曾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訪問姊妹的娘家，日本的眾教會，台灣的教會和親人、新加坡的教會和聖徒，在曼谷會見從國內特地飛來的六位教會領袖以及泰國當地的聖徒們。我姊妹的娘家被大地震震毀，我們去關心娘家的後輩親人，資助一萬美元重建新屋，為數不多，聊表一點心意。岳母曾留給女兒們股份，但我們全部送給外甥女。台灣從北到南，馬不停蹄地訪問多年未曾見面的親人，又與聖徒們分享主裡的恩典。在新加坡重溫昔日所服事的南洋大學校園和聖徒，拜訪林安慶夫婦等比我們更年長的聖徒們。在泰國又特意到清邁，訪問主內故人的後代，留下經濟上的幫助(數千美元)。然後滿懷著喜樂的心回美。返程的飛機上，血壓飆高到超過二百，一路昏昏沉沉，幾乎不能再起。但返抵家門後，仍舊花了一年半的時間，給國內多地教

會在 Zoom 上完成全套事奉造就的培訓。

在科羅拉多州山上度假

2024 年八月間，我們夫妻兩人和德州達拉斯附近的二十多位弟兄姊妹，到科羅拉多州丹佛南方鄰近北美第二高峰阿爾伯特山的一處退修牧場，接受黃亭春弟兄的盛情招待。在牧場中的小湖邊，我們給三位新蒙恩的弟兄姊妹施浸。我們在那裡，過了八天的在地若天的美妙生活，我姊妹最喜歡在夜裡觀賞天上的繁星，彷彿就在近眼處閃爍著。我為著拿望遠鏡給她，絆倒在地板上，割破了額頭，幸無大礙。

驚聞蔣宏隆中風被主接去

蔣宏隆弟兄比我年輕十歲，高中生時期便被我小弟帶領得救，於主後 2022 年將查經網站的行政移交給他，原本打算萬一我被主接去，他至少仍可幫我維持網站的運作十年。想不到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反而比我更早去見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他為人祥和、誠實、殷勤，照顧晚輩盡心竭力。2025 年六月底，正在農場幫合夥的姊妹除草，突然腦中風倒地，從此不起，非常婉惜與想念。

感謝主，立即安排一個六人團隊，原來在美國各州和台灣，均具聚會處背景的同工們，有負擔承接網站事工，使我放下懸念。他們是：陸惠晨、陳吉亮、林建利、李健熙、曾華希、張主恩等位弟兄。

一生先後經管四個人的財產

我一生先後有四個人捧著他們的錢要求我暫時代替他們看管，包括：(1)我在美國工作時的老闆，做過他財產的法定代理人。(2)台灣土地銀行董事長楊基銓夫人在美國的銀行戶頭，曾有一位姊妹代管時，擅自取用了戶頭裡約十萬美金，東窗事發，改由我代管，數年後順利移交。(3)新加坡程瑞甫長老先後所匯來約二百萬美元，最後匯回六萬元餘款，順利結束受託。(4)王方源老弟兄夫婦的私人錢財，在他們兩人都過世後，順利按照王弟兄的遺囑結清。